



纯情小说
叶雯 / 著

爱在秋的风中

紫薇系列
纯情小说精品



紫薇系列

爱在秋的季风中

叶 雯 / 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出身名门世家的她只想做一个独立自强的女性。
谁知一单不寻常的业务竟让她深陷于情网中难以挣扎；虽然深知彼此间障碍重重，却无法拭去心头的柔情万种。
难分难舍，他和她该何去何从。
他无法面对心底痛苦的过往，
她不愿放弃多年追寻的梦想。
现实总不那么美丽，尽如人意的可爱。
秋季里，可有爱果采摘？

1

康黛岚的办公室一片凌乱，就像刚刚历经一场风暴似的。

古老的波斯地毯上，到处都是档案夹。黛岚的淡紫色皮外衣被扔在大理石半身雕像上，电脑和一些玻璃瓶、装在金边相框里的相片胡乱地堆在一起。

黛岚站在落地窗前，双手插腰，打量这一片混乱的景象。窗口透进来的冬日暖阳，映照出她的轮廓——髻髻的黑发缠成一个顶髻、象牙雕像般的侧面，以及优雅的颈项，即使牛仔裤和宽大的衬衫，也掩盖不了她优雅的姿势和纤巧的骨架，她仍像画中的娃娃一样秀丽动人。她弯腰拾起色彩鲜艳的木制火车，搬家工人明天一早就到了，不过她相信自己一定能把这一片乱象收拾整齐。她顺手把玩具火车往前一推，不能再空想了，该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黛岚打开手提收录机，“一八一二序曲”雄壮地播

放出来。她卷起宽大的袖子开始整理，她把一叠档案放进纸箱，用胶带封住，写上“档案，A—C”。

音乐的节奏轻快明丽，她的动作也同样富有韵律，又是一叠卷宗消失在纸箱里。

她迅速又抱起一叠东西——艺术书籍也安安稳稳地在纸箱里摆平了。

又捧起一堆，“富比士”杂志也安息了。

古典音乐“嗒”一声终止了，她美丽的表妹罗爱宝把修剪整齐、涂着蔻丹的纤纤玉指从录音机上移开，一副不以为然的口气道：“表姐，我早就说过了，一定会弄得一塌糊涂的。”

“那也未必，我都分门别类放好，这一堆是会计，这一堆是研究工作，这一堆——”

“真可笑！好好的办公室搬什么家，何况是这种烂天气！”

“可是俗语说‘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一月是最好的开始。”黛岚反驳道。“何况我的新办公室已经付了租金，非搬不可。”

“为什么？亲爱的，这里是你的家，宽敞有余，而且一毛钱租金都不要。”

“那倒未必，”黛岚说。“要看你对‘免费’的定义是视什么而定了！”

在康家大厦这种古里古怪的气氛下办公，要付出

的精神代价简直无法估计，黛岚实在没有办法再负担下去。她总不能老是搁下办公室的工作，一会儿给文琪姑妈泡杯茶，一会儿替妈妈的有氧运动录影带倒带，要不就是帮爸爸改正曾祖父——“幸运康宗耀”，自传中的文法错误。

“我已经二十八岁了，”黛岚说。“再不离家，更待何时？”

“你以前还不是离家过？”她表妹斥责道。“结果还不是不了了之。”

“这次可不一样，我不是去投奔男朋友，是为了自己才搬出去的。”

“好了，”爱宝坐在老旧的英式椅子上说。“黛岚，至少可以请个秘书来处理这些杂事吧。”

“我也正有此意，不过得先待我安定下来，”黛岚拍拍牛仔裤上的灰尘说。“你一定以为我忘了今天中午有午宴吧！”

“怎么会呢？别的客人看到你穿得像难民一样，一定会觉得既新鲜又刺激。”

“你应该看得出来，我不打算参加。”

“那还用说！”爱宝穿着古奇牌皮靴的腿跷到另一条腿上。“你至少可以改变一下办公室家具体的风格吧！例如法国的密斯凡迪。”

“简单典雅，”黛岚表示赞同。“可惜我的银行存款

不同意，我得先接几笔生意再说。”

走廊那边传来文琪姑妈高亢尖锐的声音。“唉哟哟！黛岚，你有客人啦！”

说完，她像一阵狂风似地走了进来。“这可不行，黛岚，你这样子不能会客。我就告诉柯笙迪，说你暂时不会客好了。”

“柯笙迪？”爱宝惊呼。“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柯笙迪。”

“他是名人吗？”文琪姑妈紧张兮兮地问。“柯笙迪？我可从来没听过这个人。”

“别开玩笑啦，”爱宝像花蝴蝶似地舞向门口。“他是亿万富翁，文琪姑妈，不过他很不喜欢曝光，媒体都说他是‘现代社会的传奇人物’，喔，我真不敢相信也居然会到家里来。他是全世界最有价值的钻石王老五！”

“爱宝，”黛岚上前抓住表妹的手肘。“我相信他不是来找女朋友的，如果他来办公事，希望你不要去纠缠他。这里可不是单身俱乐部。”

“现在已经是了，”爱宝甩开她的手，往大厅走去。“你换你的衣服，我先去招待一下神秘莫测的柯先生。”

黛岚站在门口犹豫着，不知道该立刻下楼，还是先整理一下仪容。“文琪姑妈，柯先生有没有说为什么

来访。”

“说真的，他真是彬彬有礼。”

“他有没有说是谈生意？”

“我记得好像没有吧！”

她当然记不得了！黛岚忍不住暗自叹息，能够请一个有模有样的秘书兼接待员就好多了。

她倚在门上，蹙着眉头，柯笙迪来得正是时候，也许他就是她事业起飞的救星，她可不能把这个大好的机会给弄砸了。

问题是，她到底要不要去换衣服？如果柯笙迪真是个不喜欢抛头露面的隐士，她可不敢让他和爱宝独处太久，爱宝大胆热情，意志薄弱的男人多半经不起她的挑逗。话说回来，黛岚现在这副模样，只怕无法使人对她的工作能力产生信心。

他会体谅她吗？她在记忆中搜索有关柯笙迪的资料：据说，他把一栋价值三百万美金的房子以十分之一的价格迅速脱手，因为记者查出他住在那里；为使私人电话保密，他买下一家电信公司；近年来，他只公开露面过一次——一场慈善舞会……当然，这些都只是传言。

比较可靠的消息来源包括：他的财产净值在十亿四千万美金以上，足可与宋氏家族媲美；柯笙迪白手起家的财富来自房地产、石油和电脑，目前他的业务

之一是买下岌岌可危的公司，再重新经营，使之变成让人眼红的赚钱机器。

他这个人古怪吗？或者是个喜欢在幕后操纵的商场奇葩？要找出答案，只有一个方法：和他本人见一面，握握他的手，评估一下他的眼神。

黛岚拉拉衬衫，但愿这位白手起家的巨富能看出她凌乱衣衫之后确实是个精明干练的职业女性。

她踏进客厅，恰好看到表妹拉着一个头发梳得整整齐齐、面容严肃的高个子男人。他看起来文质彬彬，虽然外面风雨交加，他的鞋子却光洁得无懈可击，那一身深蓝色的西装一眼即知是出自名家之手。总之，他看起来就和杂志封面上的企业家一模一样。

尽管他态度冷淡，爱宝仍然一个劲儿地缠着他，并且指着壁炉上的油画说：“那就是我曾祖父‘幸运的消费宗耀’，也是为我们全家带来巨富的祖先。不过，柯先生，那是在一九二〇年代，铁路刚刚在中国起步的时代。”

“我知道，”他礼貌而生硬地回答。“在下的家族也从事铁路生意。”

“真的！”爱宝兴奋地惊呼，就好像他的话蕴藏着无限哲理似的。“我倒不知道哩！你们是不是死对头？”

“如果你认为一个扳闸夫和两个车掌足以和‘幸运的消费宗耀’相提并论的话。”

黛岚觉得他对爱宝咄咄逼人的态度处理得相当好，或许记者认为他喜欢深居简出，就因为他的态度冷淡疏远。如果不是他在不到十年之间致富，而非出生在豪门富户，媒体就会说他势利高傲了。

她清清喉咙。“柯先生，我是康黛岚。”

他摆脱爱宝，大步跨过客厅，正式对她伸出手。“谢谢你没有预约就跟我见面，不过我的秘书的确试过和你联络过。”

“喔，我还没查看答录机……”她很想解释一下，表明她平素也颇有组织、效率，倒也不为过。

但是面对这个自信十足、完美无瑕的男人，黛岚觉得自己像个白痴似的。她真该换上那套新买的巴黎套装，否则谅他也不至于用那长睫毛下的双眸似笑非笑地打量她了。

只是，此刻为时已晚，她只能摆出最优雅的姿态，强自镇定，迅速坚定地握握他的手。

“表姐，”爱宝打岔道。“你去换件衣服，我不会让柯先生闲得无聊的。”

“我觉得康小姐这样满好的，”他说。“而且我待会儿还有事，请恕我们先走一步，爱宝。康小姐，你的办公室在——”

“我的办公室——”黛岚迟迟不语，他看到她的办公室时，会作何感想呢？“我的办公室在那边。”

她一边带路，一边暗咬下唇，告诉自己：不要道歉、不必解释，千万不要让外人看到你在冒冷汗。

半路上，一扇房门突然打开，黛岚的爸爸探出头来，由于动作太突然，金边眼镜从鼻梁上滑了下来。“外面在吵吵闹闹些什么呀？”

“没事，爸爸。”

“男人在家里一点小事都没办法做完！”他抓住眼镜，用力关上门。

文琪姑妈匆匆地走过他们身边，瞄了一眼，自言自语地说：“姓柯的？我认识台中一家姓何——还是姓贺来着？”

黛岚把神秘的亿万富豪引进她的办公室，走到办公桌后的转椅上坐下，然后指指古老的英式椅子。“请坐。”

他穿过那些障碍物，颇长的身子安坐进椅子上，直言说道：“我来的好像不是时候，对吗？”

“喔，哪里，哪里，”她故意说反话。“这才是最流行的办公室装潢方式，这样一来，有意窃取公司机密的窃贼就无从下手了。”

“有道理。”他说。

“据说五角大厦也正在考虑这种装潢方式，因为用这种方法藏资料，比碎纸机还要理想。”

他终于绽出一抹笑靥，带着沉思的一本正经模

样，也变得动人而温暖了。这一笑显露出他颊边的酒窝，更强调了他清爽的下巴坚毅的线条。

面对他的眼神时，黛岚才体会到这个白手起家的男人的魅力——他双眸中的神彩，竟然有种醉人的力量。

她得把眼光移开，在已经半空的抽屉里摸索了好一会儿，才强自镇定下来。她拿出一个黄色的拍纸簿和一枝铅笔，问道：“柯先生，有什么事需要我效劳吗？”

“我要你星期五到北海道。”

“日本北部滑雪胜地？”她愕然问道。她深爱滑雪，能到北海道一游更是求之不得。

但是她立刻又打消了这份奢念，如果她真的到北海道去度假，哪来的时间迁移办公室、装设电话、聘请秘书呢？

“当然，我会负担你来回机票和三天的食宿费用。”他向她保证。“我主要的目的是想请你估价。”

黛岚知道，这方面不宜追根究底。她的工作——不动产经纪人——是以一些特殊的珍贵物品作担保去贷款，大部分客户都是遇到困境的有钱人，所以适当的技巧非常重要。“是什么样的东西要估价？”

“一些零零星星的东西。”

那些打算把无价之宝拍卖的人，往往都是这么闪

烁其词。但是柯笙迪会陷入经济困难，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做她这一行的，就得对经济团体发展保持密切注意，如果柯笙迪有困难，她一定会听到风声。更何况，这个男人一副自信十足的模样，丝毫不像周转困难的模样。

话说回来，表面往往不足相信。就拿他们康家来说，虽然在外人眼中是富豪之家，却经常有破产之虞。

如果柯笙迪突然急需流动资产，也许会因此感到尴尬，但这也不是她初次跟大亨打交道了。她说：“我必须对这笔交易有更进一步的了解，能不能稍微描述一下你准备估价的物品？”

“我想不必了，”他的嘴角又露出似笑非笑的微笑。“康小姐，我并不需要贷款。”

“那你来找我做什么？”

“因为我需要你的专业知识。我最近得到几样东西，想知道是不是真品。”

黛岚困惑不解地问：“但是我并没有鉴定的正式执照——”

虽然黛岚通常能鉴定出赝品，但是仍得依赖一些博物馆工作人员、珠宝商及艺术专家做画面证明。她的专长在于判断人性，哪些人真正有珍品待价可估，哪些人又是骗子。

她用专家的眼光打量一下柯笙迪，她相信他不是

骗子，但是也没有对她百分之百的坦诚。她想知道他究竟隐瞒了什么。“你到底为什么邀我到北海道？”

“还是不解释的好，”他看着劳力士手表说：“我愿意付你钟点费，一天两千美元如何？”

“两千美元？”

“我说的确不是日元、披索或者英镑。”

一天两千美元到北海道？度这个假真是有价值！

通常，黛岚安排一笔贷款的佣金是物品价值的百分之一，有时会高达数万元。但是她也经常徒劳往返——为一幅毕卡索的画估价之后，才发现是赝品，或者碰到没有信心的客户……柯笙迪的这笔生意却有十足的保障，而她一想到白皑皑的雪地就满怀兴奋。

“我星期五会见到你吗？”他问。

“没问题，我周四晚上到。”

“很好，我替你在‘雪屋’订好房间，你会滑雪吗？”

“会，”她随即又补充道：“但是我目前没时间去滑雪度假。”

“也许我们可以在山坡上见。”

“客随主便。”不是有句话——“顾客永远是对的”吗？而且不利用一下雪地，实在太可惜了。

“那我们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见呢？”

“到时候我会和你连络，”他带着抱歉的微笑说：“为了避免曝光，我尽可能不订确切的约会。”

“我了解。”她说，这是不是著名的闪避媒体的行为之一呢？果真如此，她丝毫不以为怪，反而欣赏他理智的未雨绸缪。“我保证不对外公开。”

“我知道。康小姐，你的谨慎是有名的。不过，有些事总是人算不如天算，我非常珍惜我在北海道难得的隐私权。”

他珍惜的隐私权，她心想，多可爱的词句。虽然他所谓的珍惜或许是某个暮色沉沉的雪夜，在熊熊的炉火前喝一杯奶茶，但她也同样珍惜自己独处的时刻。事实上，她坚持从家里搬出来，住进新办公室附近租赁的公寓，或许这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她可以一个人安安静静地整夜不睡，写信、看书，或者把拖延了四年的绣花枕头套做完。那种气氛一定非常祥和，没有任何干扰。

她眨眨眼，抹去脑中的影像，说道：“我等你的消息。”

“一言为定。”他掏出外套口袋里的皮夹，拿出六张千元大钞的旅行支票，放在她凌乱的书桌上。“先付三天的费用够不够？”

“你身上一向带这么多现金吗？”

“坏习惯。”他欣然道。

“我给你开一张收据。”说着，她起身离开办公桌，走向一个写着“杂物”的纸箱。

“不必了。”他跨过一叠杂志，绕过她的办公桌，对她伸出手说：“康家做生意想必是以握手为诺。”

“不错”。她握住他的手说。

她握手一向坚定冷静，但是他的手上却传来阵阵温暖，从她的指尖直透全身，她觉得既高兴又惊讶。她有一种欲望：想要多压制一下他对自己的吸引力。

但是这太不合乎常理了，他们在客厅见面时第一次握手，只是短暂的见面礼，这次的握手却截然不同，明明是在她凌乱的办公室里，她却觉得彼此之间有一种亲密感，仿佛共享一件非常特殊的秘密。

“谢谢你，康小姐。”他的目光温暖地在她脸上梭巡，似乎在抚摸她的唇及睫毛。“谢谢你信任我。”

“六千块可以买到足够的信任。”

“你不知道，这件事对我有多重要。希望在你的帮助下，可以让我圆一生的梦想。”

他收回手，戴上墨镜时，她觉得阳光似乎被乌云遮住了。

她迷迷糊糊地意识到，她有许许多多专业问题应该问他：他要评估什么样的物品？是否已经买下了？他要的是正确的价值吗？为什么他会找上她？

“谢谢你，”他喃喃说道。“和‘幸运的康宗耀’后代做事，我深感荣幸。”

